

欧月之心

□南京 贺殊

在我家前院的正面与侧面围栏根处,种植了二十几棵爬藤欧月。这些欧月是去年三月、五月分两次种下的,俨然有霸占前院所有围栏的趋势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我曾一度非常迷恋多肉植物。觉得多肉,特别是景天科多肉,不用开花便呈现着花瓣盛开般的姿态,四季不同颜色不同,从翠绿到粉透,简直在事物不断变化的运动中一直处于盛开的永恒。但无奈,无论是在夏天搭建遮阳棚或冬天防冻,换土或施肥,一盆盆多肉依旧离我而去。它们于我,只是生命一瞬不是永远,剩下的残兵败将也不想照料了,我对它们的爱慢慢冷却。从多肉的坑里爬出来之后,我对植物看淡了很多,抱着“既然养不活照料不好,还费钱,那就算了,干脆不养了吧!我们成年人及时止损才是最重要的”心态,很久没有再入新植物的坑。

但是,爱花之心始终是坚定不移的。

直到怀上了我的宝贝,我发现那位时不时拿多肉作为我人生负面举例的男性“花木兰”(唧唧复唧唧),对我的态度也宽容了许多。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我兴冲冲在淘宝

上买了二十几棵欧月,真有点有恃无恐的感觉。

月季月季,花开每月每季。喜欢看花的我,终于掉了新的坑里。无奈自己有孕在身,时常要去医院做各种检查,无法到乡下小院照料新栽下的月季。新的心头肉欧月们在小院中也没咋施肥,就靠着围栏下那混杂着建筑垃圾的黄泥巴地,努力生长。

欧月给我带来的第一份惊喜,便是月子期间由娃姥爷姥姥每周送来的一瓶缤纷好心情。

在初当妈妈的月子里,为了保护好身体,以免落下病根,我遵照医嘱老老实实禁足在29楼的家中,漫长的30天里没有出门下过楼。在远离地气,与大自然隔绝的日子里,每周如期而至的月季花束,使我感受到了窗外蓬勃的生命力,还有夏天的清新与热烈。

这些欧月,由娃姥爷亲手剪下插在矿泉水瓶子里,坐着姥姥开的车来到我和宝宝身边。红色系的红色沙龙宝石、布朗天鹅绒;橙色系的真宙、藤宝贝;黄色系的王妃、黄金庆典;粉色系自由精神、威基伍德;紫色的薰衣草花环、蓝色阴雨;还有彩

色的莫奈、詹森、藤彩虹。光是对着这些花瓣认名字,就成了我每次充满快乐的期待。

今年春节开始,由于疫情的原因,我们一大家带着宝宝滞留在了乡下小院,本来只想在这里过春节,没想到过到了五一。滞留的第一个月,最开始姥爷还能在家看看书、写写文章、种种地。没过几天,书看完了,后院的地也全翻了一遍,眼瞅着就要开始进入给我们“挑刺”(说教)的环节了。有天阳光正好,姥爷一早起来很开心地喊了我,叫我带着小板凳和另一把植物剪到院子里来。这一出来,我惊呆了,我百无聊赖的爹,正摆着小马扎坐在欧月前,对一根根枝条进行着修剪处理。说是再过几个月,宝宝就要学走路了,不能让月季的刺扎着宝宝了。要知道,月季发芽抽枝是很快的,刺也是无穷无尽剪不完的,光是初春时节也有几百枝带刺的枝条了。那时,娃尚不会爬行,娃姥爷便想到娃会走路时东抓西摸的月季会扎着娃,可见对娃和月季如何和谐相处虑之极深!

从冬历春到夏,乡间的风逐渐温暖起来,娃和月季比赛似的成长着。娃开始学着挪步了,月季开得正艳。

一张珍贵的照片

□如东 丁舜斌

早晨,看到央视新闻报道: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、第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沈力因病于7月28日离世,享年87岁。心里一阵难过,不由想起24年前我女儿与沈力奶奶的一次偶遇。

那是1996年7月暑假的一天,学校突然打来电话,说女儿参加中央电视台《银潮》杂志社联合举办的“首届全国中学生尊老敬老书信大奖赛”作文荣获大奖,而且是南通市唯一的二等奖,获奖证书等已经寄到学校。我赶到学校打开文件袋,里面除获奖证书、获奖名单外,还有一张“邀请函”,邀请二等奖以上学生赴南京免费游玩五天,并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颁奖晚会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,我就向单位请了假陪女儿去了南京。

颁奖晚会在省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,我们早早地就进了场,获奖选手被安排在前面第一区。晚会开始

前,我心想难得来一趟,怎么也要拍几张有点价值的照片带回去。眼珠正转着,忽然看见江苏电视台美女主持人周舟站在台边,我连忙叫上女儿,拿着《获奖作品集》,走到周舟身边,想请她签字,并与我女儿合影留念。周舟微笑着看了看我们,抬手指向台右侧的两人说:“你应该叫她们签字,她俩一个是《第二起跑线》主持人贺斌,一个是《夕阳红》主持人沈力,她们是第一次同台主持”,周舟看到我面露难色,就示意我们跟着她走,边走边叮嘱说:“她们正在紧张准备节目,打扰时间不能长。”周舟把我女儿带到沈力身边,我女儿叫了声“沈奶奶”,拿出书请沈奶奶在扉页签上名,然后请贺斌也签上了名。我不失时机地举起相机,沈力主动说:“一起拍吧”,就这样,两位主持人让我女儿站在中间,留下了这张既珍贵又难得的照片,

至今这张照片还挂在我女儿房间里,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沈力从事电视播音、主持事业长达50余年,被同行尊为“央视第一滴水”,广大观众亲切地称她为“良师益友”“知心妈妈”。1996年来南京主持颁奖晚会时已经63岁了,主持依然有范儿,儒雅大气。

沈力逝世的噩耗传出后,多名央视主持人、影视明星发文悼念。2003年沈力曾大力推荐张泽群担纲《童心回放》主持人,他惊悉沈老师驾鹤西去的消息,在微博中悲痛地写道:“沈力老师,您是电视主持行业的祖师!您是我永远铭记的恩师!”沈力曾在节目中朗诵过《无怨的青春》:“若不得不分离,也要好好地对你说一声再见,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,感谢她给了你一份记忆。”这首诗不正是沈力平凡而伟大一生的真实写照吗?

沈力老师,您一路走好!

中年女人的小欢喜

□南京 刘月雄

我们这群女人,是瑜伽课上的学员,年龄相仿,孩子上了大学,不用早起烧吃陪餐,遂聚于食堂,大家围桌吃吃喝聊,笑语盈盈。

女人的开场多是彼此的亮点,“这耳钉好靓啊”“你今天的发型特别精神”,每个人的眼里闪着光,亮丽灵动。我成了她们的“小雄”,年轻得已然十八少女,活蹦乱跳的了。

仿佛书页美丽的封面,一经翻开,丰富多彩的话题随意展开,关于孩子、婚姻、学习与运动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有趣的火花时时迸发,令人兴奋,那一刻,时光精彩。

“孩子叛逆,还是我们管得太多。”

“我们的经验,不也是走过弯弯曲绕才摸索出的吗?”

“少干预,多引导才是。”

共识达成,成功案例解析即刻开讲,大家听得津津有味,不住点赞。

并非纸上谈兵,女伴们学以致用,一连串感悟与执行成果纷纷出笼,集体分享,收获不断。

说到感情和婚姻,我们都是航行其中的人,经历过各自的颠簸、风雨、平淡与琐碎,如何冷静掌舵把航,让子女在我们的引领下,开启他们有爱的人生?这是我们小饭桌上庞大的课题,我们不断自我检视,彼此剖析,取长补短,“见善则迁,有过则改”。

“我们平开平走的日子也越来越寡淡。”

“少埋怨多呵护加珍惜,比如家庭杂务,对方承担得多,我们不要觉得理所当然,不妨适当回应,点点滴滴,彼此付出互相温暖。父母融洽和美,是孩子最好的样板”,我们点头称是。

“怪不得你的微信头像是两人牵手的背影,真好,姐妹们取了经,回

家练习去。”

“拿走不谢”,惹来笑语不断。这样的话谈真有趣,仿佛过滤器,滤去了生活中的沉闷;又仿佛润滑剂,抹去了生活中的粗糙。

工作闲余,我们又报名学打网球,认真切磋球技。深知运动是生命的保鲜剂,我们在奔跑中追逐青春,在追逐中学习,在学习中成长,在成长中欢喜不断。

有人说,有魅力的朋友是一道阳光,给你温暖与快乐。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太多计较埋怨,而我们很默契地予以屏蔽,将智慧分发,用爱来装点,执笔人生从容,不经意间,与青春接轨,天真恣意。我们美其名曰:“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。”

“一个人走,可以走得很快,一群人走,可以走得更远”,何乐不为?

疫情以来,每天围坐吃早餐的小饭桌也散了,好想重启那份欢愉。

暗

□如东 桑云梅

红灯的时候,我要在离红灯不远,找到一小块阴,借这片阴,临时躲避毒辣阳光。此刻,我是受用且感恩这暗的,带来那丝丝阴凉。然后,绿灯即将闪现之前,冲出这暗,接受光来拥揽。

曾经,天真以为,所有都是光明的,尤其是萦绕于我的周围,那些亲爱的人儿,那些可爱的物事,于我,皆是亲爱的、可爱的。所谓成长,所谓长大,就是历练与疼痛,就是一些隐藏的背面,认识、真切、伤害、接纳、修复——怀揣警戒护佑自己的心,可以再继续热爱,或者仅局限于惯性式聚合。

皆由心底里的暗,自我隐藏自我消化至埋藏、消弥。这暗若外发出去,便伤人,是鲜亮明晃的利剑匕首,是隐匿的麻醉毒药。这一己生发散而射出伤人的暗,伤的别人遍体鳞伤,不自知吗,无所谓吗,惯式吗,故意吗,终究反噬于己,等待,或早或晚。

秸秆焚烧值班的哥哥,车里,点上一支烟,望漫天火烧云。麦子皆已归至人类之家,一马平川,还有远方水杉,列队膜拜这天边礼花盛放。此时的哥哥说:“这世界并不亏欠我们,她只需要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。”脑补这片完整画面,不是太顺遂的哥哥,被“暗”射中次次,替他想他的思想修他的心。是的,我们还活着,而且仍然健康地活着,可以静静欣赏绚烂如此的火烧云,

窗外的牵牛花

□淮安 驷国华

清晨,拉开窗帘,两朵紫红色的牵牛花映入我的眼帘,像两个昂扬的小喇叭,在晨风中吹奏夏日晨曲,叶片上晶莹的露珠摇曳着朝阳的光芒,微风拂过,摇曳生姿,令我有一种意外的欣喜。

这株牵牛花,它从窗外墙根水泥板的缝隙间生长出来,纤细的藤缠绕着窗台下的一棵小榆树苗往上爬,我发现它的时候,它的头已经碰到我书房的铝合金窗棂了,仰着脸向我窗内张望,叶片绿得耀眼。给它生命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?是风刮过来的,还是雨水冲过来的,或是鸟粪里带来的?不管它来自何处,是别无选择,还是甘居于此,我都佩服它旺盛的生命力。夏季的狂风、暴雨、烈日,它都无法躲过,一次次受到伤害,藤折叶破,显然苦不堪言。但灾难过后,它默默修复伤口,继续努力向上攀爬。有人赞扬它,也有人蔑视它,它从不在意人们的褒贬,它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,向往哪里,就往哪里攀爬,能爬多高,就尽力爬多高,能开多少朵花,就开多少朵花,它只一心努力做好它自己。我常常,人也不和这花儿一样吗,出身在什么样的地方,什么样的人家,自己无法选择,

已然多么幸运!大美自然、诗意心境,与这世界达成和解。我美了,我好了,这世界才会美,才会好。

一切皆有阴阳,一切皆有明暗,相滋长弱,幻化共生。

而今,已习惯以不纯粹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。接受了身体几个部位的结节,带着病灶隐患愉悦生活,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痛,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伤疼,这样的心态,接受了人事的不单纯,混沌之中携带锋芒。可以担忧,可以怀疑,可以不满,可以蔑视,可以无睹,可以悦纳,都可以。只是不以他事的不纯粹助长内己杂陈,继续不知不觉之中亦悄悄成为原本不想成为的那类人,这是守护,或许迎着嘲弄、不解、排挤,可这,是我的执拗,专属的额前正中印记,一直深深烙印心里,守望、延续可见不可见的远方。

朦胧、清雅、静谧,在德彪西的《月光》中沐浴。月亮——不发光、不透明的月亮,反射太阳光,呈现万千种月亮,铺洒天地光辉。太阳是“太阳”,她是“太阴”,借由他者获得虚幻之光,抚触多少需要慰藉的灵魂。这反射而来的太阳光,这暗暗的月光,倾泻,清冷之身,带着疮孔。

有暗才有明,有罅隙才能穿透光芒。

暗是不会消失的,它藏在光明的心里。

仿佛就是天命,但若像这牵牛花一样,有着一心向上攀登的追求,改变后天的命运就有动力,有希望。不是吗?一些出身在贫困之地、贫困之家的子弟,他们像牵牛花一样平凡,也像牵牛花一样顽强,他们不认命、不自卑,艰苦创业、百折不挠,不也博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吗?

人伏以来,连续高温干旱,窗外的牵牛花的叶片有些发蔫,缺少了往日的精气神。出于怜悯,我给它浇过两回水。我没想得到什么,而它却是懂得感恩的,很快又开出一朵朵鲜艳的小花,点缀着我的读写生活,给我美的享受,回馈我的滴水之恩。我读书、写作疲劳之时,总喜欢看它,感觉它也在看我,仿佛在与我进行心灵的交流。

昨夜看书,看到“兰生幽谷,不以无人而不芳”这句,不禁想到窗外的牵牛花,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它不管出生在乡村的荒坡上、沟渠边、田埂边还是麦地里、树林里、农家菜园的篱笆边,它都能随遇而安,不因有人欣赏而开放,也不因有人不屑而凋零,不卑不亢,不骄不躁,它的品格与兰一样令人敬仰。进而联想到人,若能“不以无人而不芳”,那样的人生,定会像花儿一样美好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38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